

横平竖直

■刘军阳

上小学刚开始学写汉字时，教我们写字的是一位中年女老师，姓何，人非常和蔼，对待学生也非常认真。

练习写字时，她总是不断地强调要横平竖直，写出的字要像一个人一样笔挺。如果哪一位学生没有写好，何老师就会半蹲在学生身后，先捏直学生的腰，再用左手拿起学生的左手按住本子，然后用右手紧握住学生的右手一笔一画地练习，直到学生把每一横每一竖都真正地写得横平竖直，何老师才会直起身来。那时我们也就是五六岁的样子，有时会很长时间都写不好，何老师就会长时间半蹲着，手把手教，当她直起身时，我们总会看到她用手慢慢地捏自己的腰，长舒一口气，擦擦额头上的汗珠，微笑着离开。

而下课的时候，我们也总是会像小鸟一样围绕在何老师身边叽叽喳喳，感觉就像孩子依偎在母亲怀里一样温暖！

这样大概过了大半个学期，突然有一天，教我们写字的老师换了。看到新老师走进教室，大家都很惊愕。老师教的什么大家都没有心思去学，都在四处张望着，期盼着什么。

后来有人说何老师病了，很重很重的病。

又过了几天，何老师突然又走进了教室，大家欢呼雀跃。何老师再次一个一个地握住我们的手，认真地教我们写字，依然是横平竖直。而这次何老师比以前出的汗更多了，喘气也更急促了，但脸上的笑容依旧非常温暖。可是下课时何老师却说这是她教我们的最后一课了，她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并微笑着嘱咐我们一定要听新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把字写好，写得横平竖直。何老师走出教室的一刹那，教室内哭声一片。

再见何老师已是半年之后，是父亲带我去的何老师家。何老师家已经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在了。只见何老师少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头上的丝丝秀发早已脱落，只有脸上的笑容依旧。她用手慢慢地摸着我的头，问我是否害怕看见她现在的样子。我说“不怕”。何老师轻轻地拉住我的手，告诉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我在何老师的手上比画了一个“直”字，比画得横平竖直。

一个星期后，何老师去世了。那天下着小雨，全村几乎所有人都去为何老师送行了。我没有去，我怕，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在家门口坐着，不停地呜咽，不停地用手在地上写着



“横平竖直”！

后来父亲告诉我，何老师不只教我们是这样，她对教过的几十届学生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现在每次提笔写字，我都会不由得想起那个微笑，想起老师曾经教的横平竖直。横平竖直，不，只是写字！

父爱如弓

■宋启

印象中的父亲，是从未有过眼泪的。和妈妈不同，父亲总像是藏着秘密。有时我也觉得怪，这样一个在家中会像大孩子般与我玩闹，会像严师般与我谈话，会不经意间发火，会轻易间发笑的父亲，是如何撑起家中的一片天的。

父亲的坚强，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不只对他自己，还有对别人，面对失败时的从容淡定，让我觉得好难！一次省级考试，父亲一周前回到家时只说了句“我要参考”，便开始没日没夜地学习。每天下班后，他都将自己关进书房，在门外听见的则是他一遍遍的高声朗读。早晨天微亮，这声音又响起了，妈妈便与我唠叨：“昨夜又是捧着书本就睡着了。”

终于考试来临，父亲以全省第一的名次通过笔试，亲友们的祝贺让我自豪无比。但最终他还是落选了。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大哭了一场，对考试规则有意见，替父亲觉得可惜。父亲见我哭，觉得可气又好笑，劝我：“得失成败，都是人生平常事。我都不放心上，你哭

这么凶作甚！”

送我当兵的那天，天空下起一场大雪，整座城市都被覆盖，连高速公路也被封了。父亲决定走普通公路送我前往省征兵办。雪下了一整夜，车也行驶了一整夜。终于赶到时，我顾不得长吁一口气就跑去报到处。一身戎装换好后，再见父亲，他沉默不语，望着我，并不太过亲近。

临行登车前，父亲说有事要急着先回了。我望着父亲的背影，觉得有些失落。这时妈妈告诉我：“你去领军装的时候，你爸爸呜呜地哭了好久。他怕自己狠不下心，怕见你一哭就舍不得让你走了。”

终究是一辆高速列车将我分离出母亲的怀抱。离开家后，才发现是多么想家。收到第一封家书时，正巧赶到休息日。一屋子的战友围坐一团，期待着我拆信。父亲别具一格用毛笔题了一首诗给我，名为《女儿身上的绿军装》。我坐在一缕阳光下，大声地读给战友听。转眼间，新入军营的我们，禁不住泪眼婆娑。战友们纷纷将信借去，捧在怀里看了好久，还

摘进了自己的日记。那时身上的军装在寒冷的冬日里，让我感觉异常温暖。

多少个日子过去了，终于再见父亲时，我多想毫不示弱地展现自己的军人姿态，雄赳赳气昂昂，把一招一式、摸爬滚打都绘声绘色地讲给父亲。然而照面的那一刻，我却忍不住住泪，哭着奔向了父亲的怀抱。大约父亲也对我的行为吃惊了吧，他拍拍我的背，说：“我们家的女兵哪能轻易掉眼泪啊！”我迅速止住哭，望着父亲。这才时隔一年，父亲已花白了头发，皱纹也多了许多。我想父亲定是长久辛苦劳累。妈妈说：“你爸爸日夜牵挂你！”

如今又是许久不见，每次通电话，我都势必将自己的成绩向父亲炫耀一番。父亲在那头满意称赞又不时警醒：“踏实做人，诚实做事，对党忠诚，服从命令，身为一名军人，在那个岗位上都要敢于牺牲奉献。”

都说父爱如山，而我觉得父爱就像一把坚韧的弯弓，将孩子抛向远方，去往更广阔的天地展翅高飞！

蚊子的夜

■高曙光

久旱的土地终于迎来一场透雨。

躲了两天的太阳悄悄地拨开云层对着被风雨雷电肆虐过的大地偷眼观看。

声声蛙鸣，层层涟漪，阵阵凉风。路旁的杨柳被雨水冲洗后显得更加有风致了，微风拂动着的柳条也显出夏季少有的温柔。如此美好的风情陶醉了停留在水塘边草叶上的一只蚊子。

这只蚊子悠闲地从一株狗尾草上飞到另一株狗尾草上，然后又飞回原来那株狗尾草上，像拉封丹寓言里的那头在两个草垛间奔跑着的布里丹驴子。

太阳似乎多饮了几杯，满面红光，带着醉意在晚霞的簇拥下回寝宫了，暗蓝的天幕渐渐垂落下来。

蚊子哼着永不会跑调的曲子晃悠悠地钻进暮色中，逛入未被夜色完全笼罩的村庄里。

农家的灯次第亮了，一条大狗站在灯影中，脖子上拴着铁链的影子投射在墙上，那铁链的投影被放大，显得更粗更重了。

屋子里有一个中年男人正在贪婪地撕咬着一只鸡腿，那条狗看着主人手中的鸡腿，不住地晃着脑袋，铁链咣当作响。蚊子吹响了号角，叮在了那人肉颤颤的脖子上，中年人急忙腾出一只手猛打在自己的脖颈上。蚊子幸免于难，知足地哼着小调飞走了。电视机上趴着的一只飞蛾正痴痴地看着荧屏中撑着油纸伞独自走在雨巷的丁香一样的姑娘。

蚊子移过了一棵老槐树干枯的树梢，夜色很快就湮没了它，村庄里的灯陆续熄灭，露珠开始在草叶上悄悄凝聚，夜空里只有几颗打盹儿的星星陪伴着孤悬的月亮。嚶嚶的声音惊醒了我的酣梦，是一只蚊子在耳畔飞舞。

“吸血的东西，非打死你不可！”我暗自咬牙咒骂着在耳旁骚扰的蚊子。

“我吸血？”黑暗中蚊子似乎在冷笑。

“谁整天喝血吃肉了？”

我不敢回答它，只是裹紧了毯子。

“你不也常喝血吃肉吗？你不也鼓吹平等

吗？在蚊子眼中，叮人和叮一头驴子没什么区别，都能让我填饱肚子，不让我叮人而倒乐意让我叮那供你们使唤又供你们吃肉的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牲口，这就是你们宣扬的众生平等吗？”

我感到耳畔在轰鸣，像隆隆的雷声，又像夜的灵魂匆匆跑过。

劳力者蹲在路边啃着冷馒头喝点水抹掉嘴边的馒头渣儿拉车上路，劳心者踱进酒店出来用香纸巾抹去嘴上的油坐车上路，对他们的肚子来说是平等的，而只要有血，蚊子就要光顾。有些人比你还要怕蚊子，他们装上窗纱，点上蚊香，放下蚊帐，怕这“一叮见血”的蚊子出现在眼前。

“你在胡说！”我伸手去轰它。

蚊子落在了我的脸上，我重重地挨了自己一巴掌，蚊子却被我惊扰飞走了。

夜空里又传来吃吃的冷笑，是一只蚊子驱赶着的灵魂在夜空中四处游荡。

露珠已浸在草尖儿上了。

月亮落了，几颗星在夜空里哆嗦着……

六月的鲜花 (外二首)

■郭凤

还未嗅到花香
醉意已经溢满心房
一句轻轻的“歇歇”
犹如美酒穿肠
浅的笑映着深的眸
默契缓缓在心间流淌

只一缕芬芳
已经洗去所有惆怅
多少跋山涉水的迷茫
迎来此刻的绽放
绝望与悲伤
是否可以从此
换作欣慰心底珍藏

认知的调子一旦确定
思想便如乳燕
最终在梁上安家
一个字比一阵风还要强大
吹走了满天阴霾
我不愿显得如此张扬
且做一棵小草
偎依在鲜花的近旁吧
只求时刻嗅到花香

如果今生注定无法完美

如果我们的故事
今生注定无法完美
那么就让我
就让我做一株
低到尘埃的花吧
你的每一声叹息
都是我忧伤的记忆

如果我们的故事
今生注定无法完美
那么就让我
就让我做一株
低到尘埃的花吧
你的每一滴泪
都是我珍贵的春雨

如果我们的故事
今生注定无法完美
那么就让我
就让我做一株
低到尘埃的花吧
你的每一抹娇笑
都是我开在地面的骄傲

尘埃里的花
尘埃里的花
极其轻微的诉说
最为浓烈的表达

深夜，读到一段文字

深夜 读到一段文字
一段与爱有关的文字
泪水竟然没来由地
打湿了键盘
好久好久了
忙碌几乎让人麻木
好久好久了
不敢如此矫情
其实我怕闲下来
闲下来数那些清晰的过往
其实真怕闲下来
闲下来闲愁便会汇聚成海
亲爱 假期实在难挨
亲爱 无聊真的让人无奈
亲爱 今夜 我如此感慨
仅仅因为一段
触动心灵的文字

